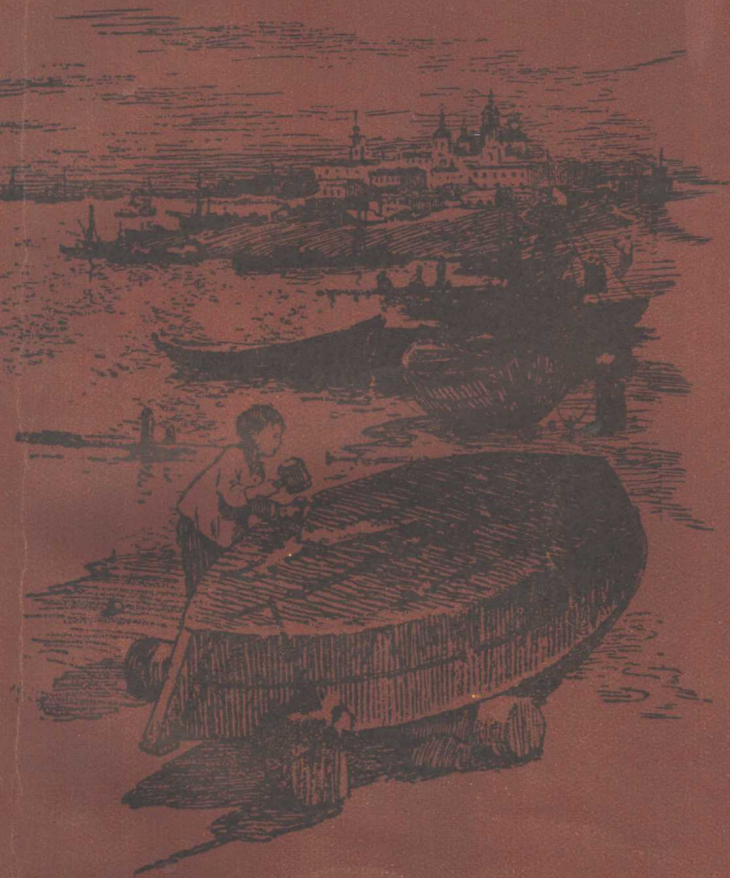




绥拉菲摩维奇
中短篇小说选

绥拉菲摩维奇中短篇 小说选

耿 星 裘 因 邹用九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А. С. СЕРАФИМОВИЧ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本书根据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9 年版译出

绥拉菲摩维奇中短篇小说选

耿星 裘因 邹用九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25 字数 248,000

1980 年 12 月第 1 版 198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1,000 册

书号：10188·161 定价：1.00 元

内 容 提 要

绥拉菲摩维奇是苏联早期的优秀作家，著名长篇小说《铁流》的作者。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中，他写了不少短篇小说。这本集子选了他的中短篇小说共二十四篇。作者相当成功地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描绘了俄国沙皇专制制度下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也描写了俄国劳动人民反抗沙皇制度的斗争、苏联人民反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英勇斗争。这些作品充分表现了作者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作者曾荣获“列宁勋章”、“劳动红旗勋章”、“卫国战争中英勇劳动奖章”和斯大林文学奖金。

关于绥拉菲摩维奇

耿 星

亚历山大·绥拉菲摩维奇(波波夫)是我们熟悉的苏联作家。他的著作介绍到中国来的,有曹清华先生译的《铁流》,金人先生译的《荒漠中的城》。革命先烈瞿秋白同志也介绍过绥拉菲摩维奇的短篇作品,这些译文至今还保存在《瞿秋白文集》里面。

关于绥拉菲摩维奇的一生和创作上的经历,他的同时代的苏维埃作家富曼诺夫曾经作过这样中肯而确切的评语:“绥拉菲摩维奇在他长长的一生中,从沙皇时代的地下斗争到我们胜利的日子,一直是清白无疵地保持着对工人阶级事业的忠诚。不论在什么样的考验或世俗的诱惑面前,这个坚如磐石的人从不屈服,从不气馁。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战斗的道路,一次也没有过;他不论在生活或文学工作中从不文过饰非,甚至当所谓‘进步团体’^①都开始垂头丧气,意志消沉或是无望地垂下双手的那个时候,他也仍然是坚定的。”

作家的生活道路,以及与它相联的创作道路有着坚定不移的方向,但这决不是说,他经历的道路是一往顺利的。在回

^① 这里所指的是类似莫斯科民主主义作家的“协会”那样的团体。

顾他的生平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为了靠近无产阶级和革命，为了把自己全部的精神力量，把自己心里的全部热情，把自己全部卓越的智慧奉献给革命运动，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绥拉菲摩维奇，对于他自身曾经进行过多么艰巨的工作。

绥拉菲摩维奇一八六三年一月七日(公历十九日)诞生在顿河区一个军官的家庭里。还在最早的童年时代，绥拉菲摩维奇就本能地渴求着了解超出他家庭的狭小圈子以外的生活。摧残人的个性的兵营，囚禁哥萨克农民的监狱，以及他目睹的别的许多事情，使得他开始思索生活的真实情景，也在他心里唤起了帮助为生活所迫的人们的愿望。他父亲团里的哥萨克们时常谈起故乡——顿河，谈起土地和庄稼人的生活，他贪婪地听取他们生动的叙说，他从他们的叙说中感受到对故乡的热爱，对压迫者的愤怒。

一八七九年，他父亲服役的那个团，从波兰调到顿河州的鄂斯奇·梅德维吉茨卡耶镇(现名绥拉菲摩维奇城)，绥拉菲摩维奇被送到镇上的中学里去读书。可是不久，他的家庭遭受了不幸的打击，他的父亲逝世了，跟着到来的便是贫困的岁月。他于是不得不一面求学，一面靠授课挣点钱来补助家庭。穷困的境遇，促使这个生来就具有强烈求知欲的孩子更仔细地去注视周围的生活。

在鄂斯奇·梅德维吉茨卡耶中学度过的八年，对绥拉菲摩维奇正在形成的世界观有着极大影响。同学中间，有许多人是贫苦的哥萨克和“外镇人”的孩子，夏季农忙的时候，他们便下田去干活。这些同学在学校里诉说：有钱的哥萨克怎样压迫农民，怎样榨取贫农的血汗，迫使农民破产。绥拉菲摩维

奇一如早先在波兰时那样，听着这些如实的叙述，对于被压迫人民的同情是更其激发起来了。

如果说，绥拉菲摩维奇在童年时还是一个“狂热的宗教信仰徒”，那么，到中学不久，他心目中的“上帝可就完蛋了。上帝一倒，沙皇也就摇摇欲坠，对整个制度的憎恶浸透了他的心田”，学校本身的那种沉闷迂腐的气氛，直接引起他下意识的反抗情绪。绥拉菲摩维奇在回忆中写下他对学校的印象：“……教员们，校长——所有这一切，成天象恶梦一般，折磨、蹂躏和压制着我们，肆意侮辱着儿童的身心。每当我早晨上学去的时候，总是怀着石头一样沉重的心，仿佛走向令人憎恨的敌人的营垒里去似的。”

在中学时代，个人的观察和印象，故乡自然景色的陶冶，丰富了年轻的绥拉菲摩维奇的内心世界。他爱好读书，因而扩大了他的思想领域。他贪婪地阅读着古典文学大师——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波米雅洛夫斯基等的作品，而特别吸引他的，则是皮萨列夫和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的著述，从他们的作品里，他给许多曾经使他苦恼的问题找到了解答。他甚至和几个亲近的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个文学小组。他们读过古典作品之后，就互相交换意见。绥拉菲摩维奇往往向同学们申述自己的疑念和见解。

未来的作家念完了中学，还完全没有想到从事作家的工作。一八八三年，他进了彼得堡大学的数理系。一跨进大学，他立即给卷到正在兴起的革命运动的漩涡里去了。正是这个时候，在俄国出现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劳动解放”社。八十年代开头的那几年，在进步大学生中间，关于反

对专制制度的斗争方法问题，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大学生活的情景，绥拉菲摩维奇是这样描述的：“校内和校外的演讲，小组活动，共同的阅读，青年人激烈的争论，提出来有待解答的成千的问题，而特别是社会性的问题，总是如火如荼地不给人片刻的安宁。我们读起马克思的《资本论》来——开始真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困难；常常一连读了五六个钟头，才弄懂了十来行。有时，简直给自己的浅陋无知和愚钝弄得绝望起来。可是，一旦克服了困难，那就象大门洞开了。”

绥拉菲摩维奇在大学里会见了列宁的哥哥亚力山大·乌里扬诺夫，这个革命家热情奋发的性格，深厚的智慧给他以不可磨灭的印象。乌里扬诺夫的正直和勇敢，他对解放事业的绝不动摇的信念，他对俄国人民的热爱，使绥拉菲摩维奇深为感动，因为未来的作家自己也是深知人民的疾苦的。

亚力山大·乌里扬诺夫谋刺俄皇亚力山大三世，事情失败之后，惨遭杀戮。这件事激起了绥拉菲摩维奇的义愤，他写了一张传单来阐明这个行动的作用和意义。就为了起草这个传单，他受到逮捕，并且在一八八七年夏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梅津城去。

梅津——这是被遗弃在边鄙的北方、紧邻北冰洋的一座小城。可是绥拉菲摩维奇很快在这儿找到了对于他的心灵和才智是那么珍贵的东西。他在那些流放的政治犯中间结识了一批新的朋友和同志。尤其是和一个流放的织工，著名的莫罗佐夫工厂罢工的组织者——彼得·莫伊仙克的相识，对于他有着特别的意义。绥拉菲摩维奇还是初次与先进的无产阶级的代表，与拥有反抗专制制度的斗争经验的战士相接触。在

他和莫伊仙克的交谈中，他对革命的实际斗争才有所了解，原先对革命的纯理性的认识也因此而巩固了。绥拉菲摩维奇在回忆中指出：“他（莫伊仙克）对我们所有的人，而特别是对我起着很大的影响。他使我对阶级斗争的理性认识加深了，他不仅使这种理性认识变为意识，而且使它化为感情。”

认识到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对于绥拉菲摩维奇，对于他未来创作的思想倾向是何等重要，这是不用提的了。但是应当指出，不论对马克思学说的钻研，或是跟流放政治犯们的结交，都还没有在绥拉菲摩维奇面前揭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和行将到来的社会变革的宏伟的历史的远景。在绥拉菲摩维奇的创作探索中，还有一段时期带着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烙印。

绥拉菲摩维奇在流放地写成了他的第一篇作品《浮冰上》。他在八十年代末跨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是直接受到七十年代诸作家的影响，作为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而出现的。如果说，对身受专制制度压迫的劳动人民之命运的深切关怀，已经把绥拉菲摩维奇和七十年代的作家们联系在一起了，那么，绥拉菲摩维奇和当时民粹派的文学之间有着天渊之隔的距离，也就是势所必然的。因为八十年代期间，在民粹派文学中，自由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已经排挤了革命民主主义，其中所剩下的只不过是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和颓废主义的说教了。

绥拉菲摩维奇承受了那些作家，如格列勃·邬斯宾斯基和柯罗连科等的优良传统，却又走着自己的、迥然与众不同的创作道路。在他对待现实的批评态度方面有着某种新的东西，使得他最初的创作就和他曾经以他们为师的那些作家的创作

有所不同。这种新的东西就在于：绥拉菲摩维奇在描绘现实的时候，正是从事件的社会根源出发去揭露阶级的、社会的矛盾的实质。

一八九〇年他从流放地转回故乡，以后在故乡一直住了十二年，这期间，他为地方报纸《顿河的呼声》和《亚速海边报》撰稿，陆续发表了《转辙手》（一译《岔道夫》）、《小矿工》、《在地下》、《报复》、《谢米什库拉》等短篇小说。描述劳动人民在剥削制度下的穷困生活、牛马般的劳动和悲惨的命运，是这个时期绥拉菲摩维奇创作的主要题材。他写出了亚速海边的渔民，顿涅茨的矿工，铁路上的工人。

真正的人道主义使绥拉菲摩维奇跟高尔基很接近，虽然那时，绥拉菲摩维奇还没有达到高尔基那样的革命热情。两位作家同时发出维护劳动人民的呼声，揭示了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冲突。绥拉菲摩维奇一九〇二年迁居莫斯科，加入了莫斯科民主主义作家的“协会”。高尔基、斯基达列茨、库普林、蒲宁、列昂尼特·安得列夫都是这个“协会”的成员。绥拉菲摩维奇也和这些作家一样，成为高尔基主编的《知识丛书》的固定参加者。他和团结在高尔基周围的民主主义作家们的密切联系，显然对他的创作起着良好的影响。他的短篇《“黄鱼”》就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

不过在一九〇五年以前，在他创作的第一个时期，绥拉菲摩维奇还没有了解到资本主义企业的组织性的那一面，也没有了解到这样一个矛盾，即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身就包藏着资本主义灭亡的因素。

绥拉菲摩维奇虽然是热爱劳动人民的，但在那时期还没

有塑造出一个足以反映无产阶级革命意识之成长的、进步的工人形象……他早期作品中对工人阶级的创造性和组织性估计不足，高尔基也曾经向他指出过。绥拉菲摩维奇在回忆高尔基时，有这样一段叙述：“我把我的短篇小说《小矿工》带给他以便在《知识丛书》上发表。这是描写一个小孩——矿工的兒子——的短篇……马克西姆·高尔基很喜爱这篇作品。

“‘好的！’他在好字上加重语气，说。他蓦然全身挺直起来，伸出一只手，激动地说下去：

“‘您可别忘记：矿工——这就是工人！要晓得，就是工人创造出周围所有的一切来的。在您的作品里，他们仅仅是一些穷困的、受践踏的人，——他们很可怜……但这还不是全部的真实。矿坑是谁采掘的？是谁把那坚不可破的石头岩层爆炸开来？水涌进矿坑时——是谁把水汲干的呢？瞧您的这个小孩子，——嗯，当然，他很可怜。可是他长大起来，就将是一个真正的世袭的矿工！土地、矿藏都要在他面前让出道路。真是这样，我们常常忘记这些……这可是应当记住的。如果牢记着这一点，自然也就会描写出来了。’

“我茫然若失的离开了他……

“‘我怎能把这这么重大的事情忽略了昵！’我成百遍地对我自己说……”

高尔基对绥拉菲摩维奇的创作给以经常的关怀。有一回，谈到绥拉菲摩维奇的短篇小说集时，高尔基向作者指出：“作家应当全神贯注地思考自己的作品，而不是盘算明天他怎样去给孩子们弄到牛奶。作家一定要尽他的可能写出更好的作品来。每个作家是能够写出更好的作品来的，如果他是真诚

的，如果他心灵里有着经过熔炼的金块的话。或许，一个作家所有的大一点，而另一个作家所有的小一些，问题并不在这儿。它既然是金的，即使是一小片，也仍然是金的。主要的是——真诚地对待自己的创作。要晓得，成千上万的人将要读到它，往后甚至是千百万人哩。”高尔基引导作家面向严肃的创作劳动，敦促作家认清自己在读者面前的重大责任。这次谈话给绥拉菲摩维奇的印象是难以忘怀的，他自己说：“在这个晚上，我作为一个作家而诞生了。”

绥拉菲摩维奇在创作上的革命倾向，由于他和高尔基思想上的密切联系而愈益明确起来。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更使他看清了工人的阶级觉悟的提高和组织力量的强大。他受到俄国第一次革命斗争的鼓舞，写成了象《葬礼进行曲》、《深夜》那样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无产阶级是作为为争取美好的生活而奋斗的自觉的战士而出现的。现在，他的作品已经不是简单的暴露，那里面充满了昂扬的革命斗争的激情。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失败了，斯托雷平的反动年代到来了。反革命势力在思想战线上也发动了进攻。文学艺术陷入了颓废和瓦解的局面。那时候，阿尔志跋绥夫、卡明斯基等人成了小市民精神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主宰，他们宣扬抛弃任何的理想，极力污蔑解放运动。就连《知识丛书》的同人中间，也有不少人趋奉“时势的崇尚”，根本抛弃了自己以往的民主主义的意向，例如，列昂尼特·安德烈夫就是其中的一个。

绥拉菲摩维奇和高尔基一样，在反动年代里，依然忠实于革命事业，对革命的最后胜利怀着坚定不移的信念。绥拉菲摩维奇这时期创作上的革命内容，跟小资产阶级的颓废文学

恰恰是针锋相对的。他猛烈地鞭笞革命同路人的变节行为和逃避革命斗争的消极情绪。他的短篇小说《爱情》所描述的就是这类人物，小说的主人公——一对夫妇一旦抛开了过去的革命的信念，隐遁到私人生活里去的时候，他们就堕落成庸俗的敛财者了。

揭露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加在人的意识上的毒害，挖掘人杀人的惨剧的社会根源，便是他那个篇幅不大的中篇小说《沙原》的题材。他一九一〇年写成的长篇小说《荒漠中的城》，则是在更为宽广的画面，描绘出资产阶级道德的败坏，它的荒淫无耻和残酷剥削的伎俩。小说刻画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依附资产阶级、替资产阶级服务的真实面目，在另一方面，小说也展示了工人运动日益发展的图景。

在伟大十月革命的最初的日子，绥拉菲摩维奇就坚决地投身于革命斗争中。他全心全意和革命的人民大众在一起，分享着他们的意念和期望，全心全意和布尔什维克党在一起，他在十月革命以后，很快就加入了党的队伍，成为一个布尔什维克作家。他积极为布尔什维克的报刊撰稿，并且担负起《消息报》文学艺术部主任的职务。可是，他却为了这个缘故，受到那些不愿参加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的排挤，他们郑重其事地把绥拉菲摩维奇从“协会”里撵了出去。

绥拉菲摩维奇也在自己和小资产阶级作家之间划下一条鸿沟，他这样解释：“社会主义革命一到来，一切有产者和无产者就象水和油似的分离了。工人农民们在鸿沟的这一边，而有产者和这样那样跟他们相联系的人们在另一边。”他往下写道：“有一点叫我不明白，一谈到这，我就非常地困惑：为什么

艺术家创作的锐利目光往往给蒙蔽了呢？为什么那正在进行的事业的宏伟和瑰丽掠过他们的眼前，竟象掠过盲人眼前似的？艺术家的创作怎么没有感染到那种把史无前例的社会改造加以反映的渴望呢？”

绥拉菲摩维奇自己正是献出他的全部心思才力，为这巨大的变革，为着一个全新的生活而服务的。在国内战争期间，他以《真理报》记者的身份走上前线，从前线撰写政论文章、小品文、鼓动材料和通讯。

一九二四年，他写成了苏联文学的经典名著《铁流》。

后来，他计划创作一部反映苏维埃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的小说。但是德国法西斯发动的侵犯苏联的战争，阻挠了这部作品的完成。绥拉菲摩维奇仅仅写成了一些片断，这就是他那篇《集体农庄的田野》的原稿。

绥拉菲摩维奇以八十岁的高龄，在卫国战争中还置身于战斗部队里，跟英勇的苏军战士们一起，经历了战争的艰苦岁月，而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

作家在八十七岁的那个年头——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九日走完了他生命的途程。把绥拉菲摩维奇的一生总括起来说，就是经历了三次革命（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风暴，两次战争（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的烽烟。我们约略翻阅了作家的生平事迹以后，就会更其深切地体会到：前面引用的富曼诺夫的一段话，的确是绥拉菲摩维奇性格特征的概括。

列宁很重视他的创作，一九二〇年绥拉菲摩维奇的儿子在前线牺牲了，列宁得到这个消息，立即写信去安慰作家：

“……您的作品引起我对您的深切同情，我很愿意告诉您，工人和我们大家都是多么需要您的作品，现在您是如何的需要坚决的精神，以克服苦痛的情绪并使您自己回到工作中来。”

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在祝贺他七十诞辰的电文中，把他称誉为无产阶级的作家和革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颁布一道决议，授给他列宁勋章。

在艺术创作方面，绥拉菲摩维奇显然不是那种仗恃自己的才华和秉赋写下美丽诗篇的作家。他是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无产阶级和党的斗争事业的无限忠诚，依靠与劳动群众的紧密联系，经过刻苦努力和坚持不懈的劳动而创作出能够反映时代进程的作品的。

绥拉菲摩维奇的高贵品质，他的战斗精神，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这是我们应当向他学习的最主要的东西。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目 次

关于绥拉菲摩维奇	耿 星	III
--------------------	-----	-----

浮冰上	1
小矿工	17
谢米什库拉	33
残废者	43
尼基大	61
连结工	85
在芦苇荡里	101
在疗养地	116
疟疾	131
“黄鱼”	143
深夜	168
葬礼进行曲	189
炸弹	197
火光	210
沙原	232
草菅人命	274
大风暴之夜	281

草原与海	294
在黑夜里	306
瘦高个子	326
两个死	337
孩子	345
快乐的一天	351
一支年轻的军队	357
编后记	369